

骑骆驼的人

短篇小说选



内 容 简 介

这本短篇小说集是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由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七四级工农兵学员协助选编的。

小说集中的大部分篇章是战斗在革命、生产第一线的工农牧业余作者创作的，也有部分专业作者的新作。作品从不同的侧面，深刻反映了自治区各族革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英勇斗争，翻身得解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三条基本原则，团结战斗，大干社会主义，建设、保卫边疆的火热斗争生活。描绘了自治区三十年来“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和各族革命人民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抓纲治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干快上的崭新精神风貌。作品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所选作品笔调清新朴实，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内蒙地区特点。

骑 骆 驼 的 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875 字数：200千 插页：1

1977年4月第一版 197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600册

统一书号：10089·113 每册：0.69元

目 录

骑骆驼的人	蒙古族 敖德斯尔(1)
连心曲	农民 崔凤鸣(21)
新开一条河	张长弓(31)
春雨催苗	周彦文(48)
站在最前线	杉 木 东 城(65)
老支委	丁 茂(84)
山村新媳妇	王致钧(96)
常委会前	胡 泽(112)
队长和老伴	农民 刘玉清(130)
向阳花	班文中(137)
走在一条路上	蒙古族 毕力格太(152)
新手小传	工人 陈弘志(168)

炼铁的故事.....	刘安琪(183)
竞赛红旗.....	工人 吴佩灿(206)
炉火熊熊.....	于鲁人(221)
避雷针.....	叶 枫(233)
插 曲.....	工人 徐 扬(252)
立足点.....	乔澍声(267)
黄河边上.....	韦 苇(276)
布日格德和他的骆驼队.....	解放军 张赞廷(286)
哨所清泉.....	蒙古族 亚 力(296)
团长的鞋.....	蒙古族 于 富(310)
红哨卡.....	张雁卿(316)
捕狐记.....	蒙古族 材音博彦(326)
两返阎村.....	蒙古族 照日格巴图(337)
察布河畔.....	邵长波(358)

骑 骆 驼 的 人

蒙古族 敖德塞尔

—

过了春节，严寒的气氛依然笼罩着千里戈壁，夜间下了大雪，早晨开始转晴。刚刚升起的太阳，渐渐地扯去戈壁上空那层白纱般的薄雾。大地一片洁白，好象遍地铺满了水晶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别人家的羊群还没出圈，老牧民阿巴干家放牧的羊群早已撒向了银色的原野。老人已经六十多岁了，但他仍然象年轻时候那样，牵着骆驼，迈着矫健的步伐跟在羊群后面。他听见从远方传来的阵阵春雷般的爆破声，眯缝着眼睛瞭望，在那阴山脚下的水库工地上一缕缕浓烟腾空而起，在雪山衬托下显得格外壮丽。插在雪峰上的一面面红旗，在微风中飘扬着。这动人的景色在老人的心里引起了一种甜滋滋的快乐，旺盛和朝气蓬勃的感觉。这时从工地后边的山沟里走过来一个骑骆驼的人。老阿巴干的白骆驼不断地抬起它那巨大的头、慢慢地扭转长长的脖子，好奇地望着直奔过来的伙伴。

骑骆驼的人来到羊群跟前，让骆驼跪坐后跳了下来，牵着骆驼走进羊群里仔细地观察着每只羊。老阿巴干见这个人的一举一动，断定他一定是在昨天的风雪里丢了羊。于是，老人抱着一种对集体财产不负责任的人的不满态度，背着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着他过来向自己询问。果然，这个人在羊群里转了半天，向老阿巴干走来了。他穿着一件很普通的白茬羊皮短大衣，黑棉裤；古铜色的羔皮帽子上挂满了霜。他老远就向老阿巴干伸出手来问候：

“赛音白诺①？”

“赛②！”老阿巴干握着这陌生人的又硬又大的手，问道：“打哪儿来呀？”

“刚从水库工地来。”这个人用纯碎的伊克昭口音说着，掏出了香烟。

“你大概是找牲口的吧？”老阿巴干接过他的香烟，仔细地端详着这个人：不太高的个儿，结实的身躯，象阴山上的一块褐色的石头一般粗糙的脸盘，厚厚的嘴唇，白白的牙齿，一双细细的眼睛里流露出劳动牧民特有的那种憨厚、朴实的神态。

“不是，”他嘴里吐着烟摇了摇头，说，“我看了看你羊群的膘情。哎呀，这样大旱年少有啊！去年秋天没出三类畜吧？”

老阿巴干心里暗暗地佩服这个人的眼力，爽快地回答：

“嗯，你说对啦。”

① 蒙语，你好。

② 蒙语，好。

“真不简单。”骑骆驼的人赞叹地点着头，又问，“那么今年保胎率一定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罗？”

“噢嗨！”老人很平静，表现出一种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神态，满有把握地说：“百分之百不敢说，九十九咋也差不离！”

骑骆驼的人抬头看看老阿巴干骆驼上的‘鞞鞞’，问：“开始接羔啦？”

“噢！”

“不早吗？”

“是早一点。”老阿巴干更加钦佩这个陌生人的牧业生产知识，解释道：“我们整个生产队的接羔季节还有半个多月，但我放的羊群不同，每年都提前半个月左右。”

“这说明你的畜群有足够的饲草饲料。”陌生人用他那一双深邃的眼睛观察着老阿巴干的脸色，笑着说，“你打算细水长流，接一个活一个，争取百母百仔！”

“噢嗨！”老阿巴干高兴地点点头，眯缝起眼睛，望着陌生人，振振有词地说，“你如果是放羊的，准是个这号的！”说着，老人伸出了大拇指。

骑骆驼的人摇摇头，笑着说：“我是羊倌出身，可不见得是这号的。”他也伸出了大拇指。

老人打趣地说：“别看我老没牙了，可是我跟生人见面，唠上三两句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老汉说着歪着脑袋端详着对方，满有把握地补充了一句，“听你的口音，不是我们本旗人，对不对？”

老阿巴干由冷淡逐渐转为热情，掏出自己的烟袋和烟荷包递给了骑骆驼的人。

“对！我是鄂尔多斯人，刚调来。”

“噢嗨！这么说你还是个干部，在哪儿工作？”

“在旗里。”

“谁是管牧业的，对不对？”

“对！在牧区工作嘛！”骑骆驼的人叼着老阿巴干的玉石嘴烟袋，问老汉，“老大爷，您是这里的老住户吧？”

老人沉思了一下，把下巴一扬，自豪地说：“听我爷爷说，到他那辈的时候已经住了三代，在那以前住过几辈就不好说啦！”

骑骆驼的人嘿嘿笑着说：“这就太好啦！我是专门找您这样的老人的，今天拜您做我的老师！”说着，他又递给老人一支香烟。

老汉摇着头说：“话不能这么说，你是干部，应该当我们的老师。”

骑骆驼的人拍了拍老汉的膝盖，非常诚恳地说：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要当群众的小学生！拿我来说，不论到哪个地方都要拜群众作老师，因为不这样就不能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请您告诉一下，这附近哪些地方有泉子，哪些地方有河，哪些地方能打出水？一句话，请您给我叨咕叨咕水源吧，我是找水的！”

老阿巴干拧着胡子尖笑了笑，慢慢地站起来，拍了一下骑骆驼的人的肩膀，说了一声：

“跟我来！”

骑骆驼的人高兴地牵起骆驼，跟着老阿巴干向前面小山头走去。这一下，老汉变得满心高兴，象决口的河水一样，

热情地发表起感慨来：

“同志，你是旗里的干部又跟我打听哪里出水，这算闹对了，一提起水，我老汉就高兴。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我们这里也年年搞规划，这个任务啦，那个项目啦，哎呀，多着呢！可就没有个中心。”

“那么您认为中心问题是什么呀？”

“水利建设！水呀，你刚才提起水，我就觉着不一般！”老人迈着缓慢的步子津津有味地说起来，“我们这里是十年九旱的戈壁滩。旧社会，我就有两个盼头，一个是盼苛捐杂税少一点，二是盼老天爷把雨水给得多一点。解放啦，封建官僚全完蛋啦，剩下的就是一个盼头，早晨盼，晚上盼，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盼的就是个水！还是毛主席的恩情高，高过了阴山，大过戈壁草原。‘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给我们指出了战天斗地的光明路哟！可是我们这里怎么学好大寨呀？这个事我天天琢磨，走在羊群后面想啥呀，就想到这些呗……”

骑骆驼的人，贴近老人默默地听着他的叙述，不知是什么时候他已经搀起了老人。老阿巴干觉得扶他的就是自己的儿女，一股暖流注入了他的全身。

“您想的结果哪？”

“想的结果，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主要矛盾就是水！”

“对了！”老汉高兴地嚷起来，“我们这个地方有了水，就有了草场、饲草、饲料、粮食、树木……哈哈，到那时候什么老天爷，谁尿他呀，爱下不下！”

骑骆驼的人满脸光彩地赞道：“老人家，您学毛主席著作，学得不错呀！”

老汉从怀里掏出一本蒙文版的《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高高举在头上，兴冲冲地说：“我们贫下中牧，就靠它！”

“对！”骑骆驼的人越听越高兴，他急忙补充道：“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切都有希望；靠天靠地，总是靠不住的！”

老阿巴于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他毫不客气地把右手搭在骑骆驼的人的左肩上，亲切地说：

“你的话，都说在我们贫下中牧的心坎上啦。自治区党委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一贯彻，我们队就搞起了水库，儿子、儿媳妇、孙子都到水库上去了。队干部们为了照顾我，昨天又把我孙子派到我们的畜群上了。”

“这完全应该。”骑骆驼的人说，“应该让您的孙子放羊，您是不是舍不得他？”

“不，我本来想把白天的事交给他，晚上的事我管，可是这孩子今天早晨忽然肚子疼了，我才自己出来。”

“搞水库还顺利吧？”骑骆驼的人问。

“嗨，那能这么说呢，新生事物都是斗出来的。”老汉说，“开始时有的坏人造谣破坏，说什么‘动敖包山上的石头，大灾大难就临头’。个别人还信这一套，我说‘旧社会咱们年年祭敖包，天天献奶茶，哪个山神救过咱？还不是干旱、伤寒一块儿来，人和牲畜一起死？！解放二十多年了，还宣传迷信，真他妈的没安好心！’”

骑骆驼的人认真地听着，深有体会地说：“阶级敌人是不甘心的，他们千方百计搞破坏，这毫不奇怪。他们要是不

破坏，那倒是奇怪的事，您说是不是？”

“噢嗨！这叫狗改不了吃屎！”

阿巴干老汉很气愤，话题转到了牧区的阶级斗争上了。等他说完，正好登上了山头。这时，初春的太阳象把全部的光和热，都洒向了千里冰封的大戈壁，白皑皑的大地反射出强烈的耀眼的光泽。阳坡上的积雪开始消融，露出一块块湿润的土地，冒着轻微的雾气。

老阿巴干站在山顶上，指着远近的大小山岭和峡谷，打开了话匣子：

“那个象帐篷一样的青山，叫巴音温都尔，我们这个生产队就是用它的名字命名的，山背面的峡谷里有三眼清泉，那个水才甜呢。我还是十几岁的时候，那三条溪流合成的一条小河，一直流到北边的席日塔拉草原。后来，王爷一群一群地赶走了贫苦人的牲畜，大戈壁的沙子一块一块地吃掉了绿油油的草地，奶子一样的河水叫那可恨的沙漠一口咬断，成了伏流，缎子一样的草场，叫万恶的风沙吞噬，退化成热锅一样的沙滩……”

“现在已经到时候啦，老大爷！”骑骆驼的人说着，脱下自己的羊皮袄铺在地上，又从背包里掏出一大张叠好的地图，铺展在皮袄上，激动地说：

“这是我们旗的地图，我们也象大寨人那样，把我们这个戈壁上的山山水水来一个重新安排！老阿爸，我们这个旗很有希望啊！我在勘探队上住了两天，据他们说在我们脚下有的是煤和铁，还有铜、锡等宝贝。我们一定叫大沙漠，把吞下去的水给吐出来，叫戈壁滩把侵占的草场交出来！我们一定把戈壁草原建设得象牧区大寨乌审召一样！您信不信？”

“咋不信呢。”老阿巴干喜得合不拢嘴，“咱们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呀！”

“对了！”骑骆驼的人挥起了那粗糙而有力的大手，大声地说道：“您老人家都说到点上啦，过去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夺取了全国的胜利；今天就不能叫高山大漠向我们低头吗？”

“能！一定能！”老汉指着水库工地自豪地说，“你听，那个炮声，轰隆隆、轰隆隆，解放战争时期我当过咱解放军的向导，那个大炮声就是这样，后来国民党反动派都低头投降啦，现在……”

“现在就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骑骆驼的人打断老汉的话，继续说：“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个伟大战役的作战计划。您老人家继续给我们当向导吧。”

老阿巴干听了这话满心高兴，就象过去给解放军当向导的时候那样，一会儿指指这个山，一会儿指指那个沟，越说起越劲。骑骆驼的人坐在雪地上忙碌起来。他在手指间插满了各种颜色的笔，一会儿趴在地图上划红蓝道道作记号；一会儿拿起本本作记录；忙乱了一阵后，他才收起了划满红蓝道道的大地图，感激地说：

“谢谢您老人家。干我们这一行的，心里得有一张全旗的地图。”

老汉一本正经地说：“唉！你这个同志说到哪儿去啦，一没出力，二没出汗，光动动嘴，算啥帮忙。”

骑骆驼的人没说更多的客套话，他把地图装进背包里，拿起老羊皮袄，抖了两下，边穿边说：

“我想到您指给的那座山上亲眼看看去。”

“噢嗨！百闻不如一见嘛。”老汉用手扒拉着他背上的雪块，亲切地说，“唠了半天，也没问你的名字。”

“我叫特木尔！”

“开头我寻思你是搞牧业的，看起来你是搞水利的吧？”老汉强睁着眼，打量着他，脸上是一副对自己的判断能力深信不疑的模样。

骑骆驼的人说：“嗨，我这个人，行行都想学，行行都没学好。”

他轻轻地拉了一下骆驼的缰绳，喊了一声“苏格”，听话的骆驼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看了一下主人，慢悠悠地跪坐下来。

特木尔紧握老汉的手，笑盈盈地说：

“老阿爸，我往后要常来向您请教。”

“下次来，到我家！”不知为什么，老汉紧紧地、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好象舍不得放开。

特木尔刚翻上两只直立的驼峰中间，骆驼忽悠地站起来，甩开大步，奔向了大雪复盖的山岗。雄伟的阴山山脉，重重叠叠，蜿蜒千里，一直伸展到银灰色的天际。

老阿巴干看了看太阳，是该往回圈羊的时候了。他牵着骆驼慢慢地走着，先把山坡上的那两只“领头”的山羊圈了圈。“领头羊”很快就心领神会地走到羊群前头，领着“大伙”往家走了。

老阿巴干把今天生的几只改良羊羔，细细地察看了一遍，叫母羊把它们舔干、喂饱之后，装进了温暖的接羔袋里，搭在驼背上了。小羔在上面用铜铃般清脆的声音“咪呀，咪呀”

的叫着，母羊在下面用沙哑的粗声呼应着。这一切传进老阿巴干的耳里，是那样受听，心里说不出的舒服。啊！金色的接羔季节来到了！

二

夕阳西下的时候，老阿巴干的孙女索布德来迎接爷爷了。

从老远一看，白皑皑雪原上滚动着三个小小的黑点，走近后才能认出那个高一点的是索布德，两个矮的是老人家里的一对猎狗——敖日昭和海里查。九岁的索布德长得实在可爱，红得象苹果一样的脸蛋上，象是化了妆似的两条细细的眉毛和一双乌黑的眼睛。她气喘吁吁地跑到爷爷跟前。

“你请来大夫没有？哥哥的病怎么样啦？”老人疼爱地抚摩着孙女那冻得通红的小手问道。

“我去公社……医院……找来了个……那么高个儿的医生叔叔……”小姑娘呼呼地喘着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噢嗨，好孩子！”爷爷摸着孙女的头问，“医生叔叔怎么说啦？”

小姑娘依然喘着气说：“医生说，我哥哥……得了……得了什么炎，让快点送医院拿刀割呀！”

老汉听了一震，急忙问：“送医院了没有？”

索布德撅着小嘴叫道：“咋送呀？我哥哥的肚子疼得嗷嗷叫，医生叔叔问他能不能骑骆驼，我哥光摇头，说不出话来。”

“现在呢？”

“在医院呗！”

“拿刀割了？”

“割啦！没事了。”

听了这两句话，老阿巴干才松了一口气，他拿袖子擦着额上的汗珠，问孙女：

“骆驼也不能骑，咋送的医院呀？”

“就那么送的呗！”小姑娘歪着脑袋，满不在乎地说：

“医生叔叔着急得呀，一会儿跑出去，一会儿跑进来，老是批评我没说清，我说‘我去公社的时候，哥哥没说这么疼呀。’哎呀，正在没办法的时候，外边狗叫起来了，我跑出去一看，来了个骑骆驼的叔叔，那个叔叔可好哪！他进包里跟医生叔叔说了几句话，跑出去拿来了一条扁担和一根长棍，中间拿绳子拴来拴去，不一会儿，就叫我哥哥躺在上面抬走了。那个叔叔还说，他当解放军的时候，就这样抬过好多受伤的解放军叔叔哪！”

“噢——是这么回事！”老人拉着小孙女的手，走在羊群旁边又问她，“那你怎么知道你哥哥去医院后开了刀，又没事了？”

小索布德扬着头，翻了翻好看的眼睛，说：“那个当过解放军的叔叔回来说的呀。”

“噢嗨！他还当过解放军！”

“那可不！”小姑娘装作很有见识的模样，“那个叔叔没穿解放军衣服，可他就是解放军，跟解放军一样样的！”

“那个叔叔多累呀！”老人的心里无比激动，他抚摩着孙女的头说，“抬着一个病人跑了二十多里地，来回五、六十里路哟，你给人家吃饭了没有？”

小索布德摇晃着脑袋，高兴地说：“我给他熬了奶茶呀，还泡了一大碗炒米呀，碗里还搁了那么多黄油，他不让！我

更不让！爷爷，我把一块红糖偷偷地放进他的碗里啦，后来他知道啦，可是晚啦，糖都化啦，他拿不出来了呀，嘻嘻嘻。”

“好——孩子！”老汉疼爱地叫着，探下身亲了亲孙女。

小姑娘说：“爷爷，你快回去吃饭吧！那个叔叔还在咱家等你哪。”

“好吧，爷爷先走。”老人骑上骆驼，离开羊群的时候嘱咐道：“你们三个放羊吧，别忙啊！你在羊群前头走，别叫那几个领头的家伙走得太快，让羊多吃一会儿，懂吗？”

“懂啦！”

三

“这是哪儿来的同志呢？也许是儿子的好朋友吧？”老阿巴干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到家里。他翻下骆驼走进家院一看，哟！当院和羊圈里外的积雪全不见了，露出的黑土和羊粪冒着热气。老汉忘记了疲劳和饥饿，把接羔袋一放，跑进了蒙古包，包里没人，锅里煮的羊肉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响声和扑鼻香味。

“唉！客人是不是走啦？”老汉自言自语地说着，立刻转身往外走，蒙古包前后、羊圈里外，找了半天不见人影。可是老远井边的大树下面跪坐着一峰骆驼，老牧民锐利的眼睛一看就认出来了，这不是早晨跟我说话的那个人的骆驼吗？原来是他呀！老汉的眼睛里闪射着兴奋的光芒，高兴极了！只要骆驼在，人就没走。

老汉又回到蒙古包里往火里放了块羊粪砖，尝了尝肉汤的咸淡，按照牧民接待贵客的习惯，拿出一块崭新的毡子铺在北面正位上，而后当他又出去寻客人的时候，在老远的草

库伦那边，出现了两个人影。其中一个好象背着一大堆东西，两个人一动不动地站了半天，才分开。背东西的人向着牧主那木海家的方向走去了，另一个人向老阿巴干家走来。

老阿巴干从老远就认出他是可敬的特木尔同志，于是老汉象迎接出远门的亲人一样，走出很远去迎接他。

“你抬担架走了那么远，还不休息！”老汉疼爱地说。

特木尔说：“我去看了看你们的草库伦，树木长得真不错呀。有苹果树、樱桃树和梨树，就是防寒设备差一些。”接着，他说了一套管理树木的有效方法。

老汉听了更加敬佩这个有渊博知识的人，心里想：他也许是搞林业的吧。忽然，特木尔脸色一沉，回头指着牧主那木海家问：“住在那儿的是什么人？”

“叫那木海。”

“准不是个好玩艺儿！他是干什么的？”

老汉听了很惊讶。牧主分子那木海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他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呢？于是就问客人：

“他是牧主分子。你怎么看出来的？”

客人没有立刻回答。他进蒙古包坐下以后才严肃地说：

“我进草库伦后发现有许多树枝叫人折断了，有的还是刚刚折断的样子，我觉得很奇怪，牲畜进不去，即便进去也只能啃树皮，吃树叶，不会折断那么粗的树枝呀。仔细一看，有个新脚印。左脚的后跟上还有两颗钉子。我顺着脚印走，走到草库伦外边的小坑里，发现了一捆树枝。正在这个时候，从东边的沙窝子里，走出来一个背柴禾的人，直向草库伦奔来。我蹲在墙角下吸着烟，等他过来想问一问，什么人经常到这里来拣柴禾。可是那家伙眼睛不好使……”